

奋力打造文学梦

□楚 草

前不久 ,我有幸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这说明我的创作水平又提升了一点点。然而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这点成绩并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经过漫长的磨炼和奋斗取得的。

我从小爱好文学 ,喜欢读书看报。在中学时代 ,我写的作文经常受到语文老师表扬 ,在班上当范文朗读。上世纪80年代初 ,我高中毕业后 ,更是求知若渴 ,爱书如命 ,想当作家。虽然当时的书比较便宜 ,但由于家庭经济并不宽裕 ,即使书价不贵 ,要买几本喜欢的文学名著 ,依然很难。

那时 ,在中学当老师的父亲每月只有50多元的工资 ,经常向他讨钱买书有些难以开口。好在家里有7亩多责任田 ,除去上交的公粮 ,每年还有两三千公斤稻谷的收入 ,年底还会剩下一半吃不完。

买书没钱 ,又不能总向父亲讨钱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家里 偷米买书了。

那时 ,我用卖米的钱买回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文学书籍和《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古典名著。书本中 ,那生动感人的细节刻画、栩栩如生的景物描

写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让我爱不释手 ,如痴如醉。

有人说 ,只看书不写作 ,等于公鸡只会叫不会下蛋。那时 ,我在县城附近的一所学校教书 ,结识了在城里上班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朋友。一到周日 ,我就来到城里与他们一起探讨诗歌创作 ,还凑钱创办了一份油印的诗歌刊物 ,不定期出版。那时 ,文思泉涌 ,激情四射 ,每天要写几首诗歌 ,到处投稿。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或丰沛期 ,正规报刊非常畅销 ,民间刊物也遍地开花 ,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 ,甚至有人夸张地说 ,天上掉落一片叶子就能砸到一个写诗的人 ,许多人为诗歌流浪 ,为诗歌沉醉 ,为诗歌癫狂。

有一次 ,我写了一首12行的小诗《起新屋》 ,发表在绥宁县文联创办的《巫水》杂志上 ,这算是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不久后 ,我去离家不远的绥宁二中玩耍 ,看到这首诗被老师工工整整地摘抄在黑板报上 ,这是我的作品首次 转载 ,让我倍感自豪 ,高兴了好几天。

后来 ,我又写了一首儿童诗《太阳球》 ,发表在武汉的《少年文学报》上 ,这是我首次在市级以上正规报纸

发表作品 ,让我犹如范进中举 ,欣喜若狂 ,也增加了我的写作信心。这首短诗至今还珍藏在我的第一本剪报册中 ,不过页面已经发黄。

20多年前 ,我带着妻子背井离乡 ,千里迢迢来到浙江打拼 ,在一家公司负责企业报编辑及对外宣传工作。上班写新闻 ,业余搞创作 ,每天学习到深夜 ,几十年如一日。一到周末 ,我就去市图书馆看书 ,风雨无阻 ,雷打不动。图书馆有几百种报刊 ,收藏了几万册图书 ,免费对外开放 ,我沉醉在茫茫书海之中 ,给我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和灵感。

这么多年来 ,我一边看书 ,一边写作 ,在省、市许多报刊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 ,多次在省内外征文中获奖 ,作品入选多种选集 ,还出版了几本杂文随笔和散文作品 ,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圆了梦寐以求的作家梦。

国逢盛世 ,我逢春天。我虽然加入了浙江省作协和中国散文学会 ,但还只不过是一个刚踏进文坛的十八线作家。今后 ,还要不断勤学苦练 ,摸爬滚打 ,在布满荆棘的文学道路上继续砥砺前行 ,奋力攀登 ,争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写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

新年好(组诗)

杜 剑

月 亮

大城市和小山村的月亮是孤独的
山顶上和海面上的月亮也是孤独的
这么多孤独的月亮孤零零挂在天上
月光下相邀赏月的人
加深了它们的孤独

窗 口

母亲每次为我打包好蔬菜都要送我到电梯口
并站在楼道的窗口目送我远去
我每次也要回望母亲直到望不见她为止
而母亲远望的时间肯定会比我更久
有一天她的身影真的会从楼道的窗口消失

午 餐

女儿用手机偷偷拍下我烧的一桌菜
或许她要发到朋友圈分享这完美的午餐
或许她要向朋友炫耀她有一位称职的父亲
我油然升起自豪感的同时心怀悲凉
桌上这些可口的菜都是父亲种的
他是大家在寻找的救人后
悄悄离开的无名英雄

黄塘山

往白云深处太深会走失
在人间烟火太久会迷失
去黄塘山是最好的折中办法
它的南面是浅浅的白云深处
它的北面是淡淡的人间烟火
在黄塘山一抬头就能看到
淡淡的人间烟火
在浅浅的白云深处

计 时

手表上走动的指针是孩童不停抽打的陀螺
或是蒙着眼睛拉磨转圈的老驴
时间无需用手表刷存在感
两只手表的对时
是一只手表重复犯另一只手表的错误
用沙漏和燃香计时
生命才真实
在燃完一炷香之前击败你
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你仅用一招就制胜了

新年好

和隔离我的屋子说声 新年好
和暖水袋、几粒药片说声 新年好
和我身体里的新冠病毒也说声 新年好
屋外的阳光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而今天的会有特别的意义
有幸照进我屋子的
恰巧赶上了我说的 新年好
因身体怕冷未细看的前几天
从窗前飘落的几片雪花
我要为它们补上一声 新年好
相信今后没有一片雪花
值得我为它说声 新年好
万物不因我的悲喜有丝毫的改变
而我的命运
被牢牢掌握在某些事物手里

布洛芬

我急需一盒盘尼西林时
曾穿着白大褂推着救护床
冒充医生进入急诊室
在药架上慌乱找到后匆忙离开
在医院走廊被敌人发现后
我脱掉白大褂戴上墨镜
骑着自行车迅速逃离
怎样才能得到一粒布洛芬？
我发出悬赏通告
有人揭榜而去寄给我一粒
用上了是救命良药
用不上是定情信物

老村,老故事

□林毅臣

乡愁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等我们各自长大后 ,心中最珍惜、也最容易迷失的东西。

老村的改造工程已提上议事日程 ,再过几年 ,几十年 ,现有的房子、街道、河塘都会消失 ,甚至那些老故事也会成为传说

各条小街 ,反反复复走了很多遍。小街的每一个拐角 ,都蕴藏着几百年来村庄里的家常、八卦、独白、臆想、政治 每一种都足以独立展开成中篇小说 ,现实更是一本百万长篇。

每一个村庄 ,都会挖掘出历史名人作为先祖。相传 ,我们长城村的先祖为南宋名臣林大中 ,这样算下来 ,长城村也是个有着八九百年历史的古村落。

我们通过各种老房子怀念已然消亡的历史 ,通过房子与街道布局 and 各个祠堂来猜测 ,那时的他们可能经历过什么。

其实 ,各种精美的浮雕也不过是一个代号 ,代表祖上曾经有过的辉煌 ,也记载着落魄的时光。

我们村史上有过各种私塾学堂 ,其中 梅城学校 和 长城小学 为上世纪以来绝大多数长城人的启蒙学

校。梅城学校坐落于大片农田之中 ,雨雪天气上学是一件烦心事。我的父辈是在梅城学校读小学 ,初中则要到城里的永康中学 ,等到吾辈求学则是去长城小学就读 ,梅城学校读初中。我家十一个同辈出了十个大学生 ,九泉之下的先辈也该知足了。

时光中有一段叫青春的东西 ,青春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大家都会眷恋的 ,但青春过后还有很漫长的岁月

岁月流逝 ,青春不再。有一些人成功了 ,他们衣锦还乡 ,但我们大多数人也活成一个个快乐的普通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少年时一张张不忧愁的脸 ,一双双不迷茫的眼 ,早已被岁月所改变。各自于天之涯、海之角。偶尔 ,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光中 ,会想起那些并肩于教室门口看那雪花飘飘的日子。

永康有正月唱戏的传统 ,婺剧是主流。早些年 ,农村的精神文明活动极少 ,仅有唱戏和放露天电影。唱戏是一年村里最大的文化活动。长城村建有两个戏台子 ,一个在长城里 (已拆) ,一个在长城街。当年 ,永康

的农村活跃着一批业余剧团 ,逢年过节就是他们撑起了农村舞台。而我最享受的 ,就是坐在戏台角落里听二胡那悠长、哀怨、苍凉的声音 ,丝丝缕缕 ,欲断又连 ,如浮云般飘荡在天空。

在全国 ,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数不胜数 ,我们村也建有 关老爷殿 。据说早年间殿里供有关羽 ,以及他的左右胁侍 (关兴与周仓)三个塑像。记得我小时候已经成为一间小代销店 ,而如今已成为 棋牌室 ,再过些年 ,不知这块土地上又会建起什么建筑。

以前的时间很慢 ,慢到赴京赶考要花三年 ,造一座祠堂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时光。现在坐高铁去北京一天可以来回 ,只是没了路上风景 ;三天一层方方正正的直筒楼 ,也没有了美感。或许过了几百年 ,那时在博物馆里追思的后人 ,通过古旧的硬盘和电脑 ,读取出当今某些建筑或风俗影像时 ,会惊讶于几百年前的我们怎么在做这么奇怪的东西 ,而且让这么不可理喻的东西 ,变成博物馆的艺术。

岁月静好 ,念起便是温暖。那些尘封于老房子、老街中的故事 ,会一直传下去 ,那里面保存着一代代人最美好的记忆。



象珠老街墙绘 林群心 摄